

武

備

志

武備志卷二十三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畧考

東漢一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爲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川，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人昆陽惶

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卽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爲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有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

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爲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以軍事爲憂。尤曰：「兵法圍城爲之闕，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鄧安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爲前鋒，去大軍四

少陵
不
誤

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
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
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
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
氣益壯無不一當百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
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刺
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
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銳崩之遂殺尋城中
亦鼓譟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伏屍百餘里會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湮川盛溢虎豹皆股
戰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
實輜重不可勝筭

更始元年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追及於
鄴光武見之喜謂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
乎禹曰不願也光武曰卽如是何欲爲禹曰但願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
帛耳光武笑因留宿禹進說曰諸將皆庸人窺其
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乃天下所向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大悅，因令左右號禹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才。光武以爲知人。

邯鄲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起兵，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篋亭，馮異上豆粥，至饒陽，官屬皆乏食，晨夜兼行，遂犯

井遂知
天意所
謂真萬
於一

霜雪面皆破裂，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至嘴
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
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水堅可渡。遂前至河，
河水亦合，乃渡。未畢，數騎而水解。至南宮，遇大風，
雨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
馮異復進麥飯，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
衣老人指口，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
秀卽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
光、和戎太守邳彤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

凡千古
下猶使
人汗下
者必名
言也

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
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
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
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
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
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亾
可必也秀乃止秀以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
子都軍中任光以爲不可乃發滂縣得精兵四千
人秀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

不得已
故終
不終

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于都兵有萬衆從東方
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語劉植聚兵數千
人據昌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老病者載
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爲將軍衆稍合至萬人
北擊中山進拔廬奴所過發奔命兵移檄邊郡共
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時眞定王揚起兵附王郎衆十餘萬秀遣植說降
之因納楊甥郭氏爲夫人王擊諸部連破之乘勝
輕進反爲所敗歸保范陽軍中不見王或云已歿

諸將不知所爲。吳漢曰：「卿曹努力！王兄子在南陽，何憂無主？」衆乃定。陳俊曰：「賊無輜重，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堡壁，堅完者，勅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

宋得

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卽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

光武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誨毀文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以此路
入本長
賊無
不仇斗

光武擊銅馬於鄴，吳漢將突騎來會，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上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本管，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

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徇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

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臯，已東十三縣。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於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餘。

惡
極
妙

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
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
賈強將兵三萬餘人度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
勒軍馳出，並移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
「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
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
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

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

勞來之父老童稚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寧能堅守者邪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枸邑所到開門歸附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諸縣更

徵兵引穀將軍馮愔宗歆守柵邑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爲誰對曰護軍黃防防果執愔歸罪

大司馬吳漢率建成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漢生臥不動有頃乃定卽夜發精兵出營突擊大破其衆因追討餘黨逐至無鹽進擊渤海皆平之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

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陣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臨雒。

孔明之
待孟獲
曲盡

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爲趙王郎中。

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使奏狀帝讀檄怒謂使曰管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發輕騎襲浮之後大破之隆軍去朱浮遠不能救引而去

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褰劓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

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

漢留杜茂陳俊等守廣樂自將兵助蓋延圍劉永於睢陽永旣死二城皆降而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使長而使人守城中百姓大喜卽相率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

華憲聞賁休以蘭陵降自郟圍之蓋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休帝勅曰可直往擣剡則蘭陵自解延

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剡帝讓之曰間欲先赴剡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旣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剡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

國亞夫
之後

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敝，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臥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

後漢
諸將
舍頗快
人意

兵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奔下邳。

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故開國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乞歸。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

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洵懼費敢悉衆亾歸張步奔復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奔進軍居二城之間奔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

此引眾
人所議
也

至期夜半，奔勅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
荀梁等爭之以爲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
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
之，日夜爲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
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卽西安孤與劇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菑。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眾亡歸劇。弁
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
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捨十餘萬眾，吾皆卽其營。

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弁。於是弁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弁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弁營。與劉歆等合戰，弁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弁，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弁爲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弁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

勞之役
官泉非
閑微
以事

須上來，弁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釀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弁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弁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弁復追張步。

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延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弇曰：「既負，無可言者。」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爲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罷遣步兵各歸鄉里。張步三弟自繫所在，獄詔皆赦之，封步爲安丘侯。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帝詔耿弇、馮異、吳漢等

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拘邑爲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一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拘邑。異卽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勝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壓境，忸於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拘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佚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叛，囂降漢。」

光武實
賜于諸
將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
陽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
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
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爲
囂失所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
圍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
還隗囂果使王元拒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
雞頭道牛邯軍瓦亭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
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塹山築隄激水灌

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斷木以爲兵
器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征隗囂光
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
拔佩刀以斷車靽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
之重不宜遠入阻險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
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
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軍衆所從
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
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

高平縣有第一城

竇融率五郡太

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與
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禮容多不肅融
先遣從事問會見儀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
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進軍數道上使王遵
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
二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城
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
上邽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
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

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故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萬乘之固也前年潁川可爲至戒帝不從進幸汧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

強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
無乃不可乎恂不聽卒斬之使人謂峻曰欲降急
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
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
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
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
曰非所及也

岑彭屯津鄉數攻蜀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率誅
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騎五

其船足
良法以
易焚之
也却被
反焚不
可不知

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
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
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
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
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
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行浮橋而攢
柱者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
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
所向無前蜀兵溺死數千人田戎走保江州彭上

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官、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卽以太守號付後將軍。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公孫述更上

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

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官將降卒五

以治
其
故
今破蜀
百多由
間道

禹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
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
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
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
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
於沅水，臧官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叛。
郡邑後更保聚，觀望成敗。官欲引還，恐爲所及，會
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官矯制取以

武備志卷二十一
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左步右騎狹
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
大震恐官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
爲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
待其來攻勿與爭鋒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
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
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
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

稠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
十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
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
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幟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
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
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
還廣都留劉尚拒述且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
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
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適當值其

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八戰八克，遂軍於郭中。臧官與吳漢會於成都。
妖賊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自稱將軍。詔太
中大夫臧官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
王問方略，皆曰：「宜重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
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
走耳。宜少延緩，令得逃亡。逃則一亭長足以禽矣。」
帝然之，卽勅官撤圍，緩賊。賊衆分散，遂拔原武，斬
臣、鎮等。

藏官將兵至中廬屯駱越。是時公孫述將田成任
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荊門。彭等戰數不
利。越人謀呼從蜀官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
輪車數百乘至官。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轉出
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
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官陳兵大
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由是遂安。俱光武

正備志卷二十四

防塞定疆

戰畧考

東漢 二終

竇固使假司馬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行至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官屬曰胡人不能常久無他故也超曰此必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觀其未萌况已著邪乃召侍胡詐之曰

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乎？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今虜使到，纔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爲之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善破膽，功成自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

於今日從事文俗吏聞此必恐而謀泄死無所名
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犇虜營會
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
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乃順風
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
其使及從事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
乃還告郭恂恂大驚旣而心動超知其意舉手曰
掾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恂乃悅超於是召
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告以漢威

超亦壯
士哉然
當是時
漢威德
最著故
順風而
呼耳志
膽可尚
而機會
非難

武備志卷二十四

德自今以後勿復與北虜通廣叩頭願屬漢無二
志遂納子爲質還白竇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
求更選使使西域帝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
選乎今以超爲軍司馬令遂前功固復使超使于
寘欲益其兵超願但將本所從三十六人曰于寘
國大而遠今將數百人無益於疆如有不虞多益
爲累耳是時于寘王廣德雄峙南道而匈奴遣使
監護其國超旣至于寘廣德禮意甚疎且其俗信
巫巫言神怒何故欲向漢漢使有騶馬急求取以

祠我廣德乃遣國相私來比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巫自來取馬有頃巫至超卽斬其首收私來比鞭笞數百以巫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卽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

北匈奴大入雲中雲中太守廉范拒之吏以衆少欲移書傍郡求救范不許會日暮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謂漢兵救至大驚

遺三百
人本以
平囑

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
虜由此不敢向雲中、

北單于遣左鹿蠡王率二萬騎擊車師、耿恭遣司
馬將兵三百人救之、皆爲所殺、匈奴遂破殺車師
後王安得而攻金滿城、耿恭以毒藥傳矢、語匈奴
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虜中矢者視創皆
沸、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
怖、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
俱明帝

隴西太守張紆征羌、羌屢叛、公卿舉故張掖太守

鄧訓代張紆爲獲羗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下月氏胡，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羗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羗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驅羗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羗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

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首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
教論大小莫不感悅

章帝

班超發于寘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
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佯曰今兵少不敵可各
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將八千騎於東界徼
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
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
是威振西域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俱

和帝

鄧騭惡虞詡欲以法中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
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
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
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
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乃在朝歌
甚爲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
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歌背太行
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
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

三科甚奇

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壯士：掾吏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懷縣令虞詡說任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爲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

此時馬
懷其貴

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于丁奚城，破之。

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師，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

仰二十
人共一
馬之意

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曰：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羗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羗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羗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

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變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俱安帝

侍御史賈昌爲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二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兗豫四萬人之李固駁曰荆楊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

宿計趙
元國論

卓果太
多以此

此之漢
公如是

引惟也

訂國者
不可不
聞此言

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
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
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致嶺南不復堪
鬪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
日乃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
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
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
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
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

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
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
效州郡可任之險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
者以爲刺史太守徙日南吏民北依交趾還募蠻
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
目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
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
議卽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
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

以屢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民築起府寺嶺外復平、

漢威亦著矣

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稜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王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

乃詔續招降叛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彊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俱順帝

荊州刺史度尚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尚破其一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驛

富莫有鬪志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部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責咎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云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敕令秣馬蓐食明日徑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

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赴之旣而

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頰頰僞退設伏虜入追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

北匈奴烏桓燒軍門屯赤坑烟火相望兵衆大恐中郎將張奐安坐帷中講誦自若潛誘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俱桓帝

段頰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皇甫規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以問頰頰上言曰東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落餘羌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羌

虜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
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
計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而久亂并
涼累侵三輔西河諸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
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
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
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
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
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返本土伏計永

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今不暫安疲民，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頰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虜兵盛衆，皆恐。頰乃令軍中長鑣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於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褒。

美賜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勅中藏府增助軍費拜頰破羌將軍

段頰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衆難盡宜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頰頰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鑑信納瞽言奐遂猜恨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血流汗野傷

和致災臣伏念先零雜種累以及覆攻剽發塚禍
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動兵涉夏連獲甘澍
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
事衆和師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前當
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今傍郡
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徙與雜居是
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
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
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暮年所耗未半而餘寇

殄滅山
寇之法
可法

殘盡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
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詔遣謁者馮禪說
降漢陽散羌段熲以羌雖暫降必復爲盜不如乘
虛放兵勢必殄滅於是進營去羌所屯四五十里
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東犇射
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
散走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
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
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張愷將二千人上東山

虜乃覺之，頰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降所招等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頰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四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頰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璇制馬車數十

垂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殼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軍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驚駭破散追斬數萬梟其渠帥郡縣以清

皇甫嵩與朱雋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多寡今則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火縱燒必大驚亂吾出

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
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
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
合軍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董卓以無功抵罪乃詔遣皇甫嵩時角已死嵩與
其弟梁戰梁衆精勇嵩不能克乃閉營休士伺賊
少懈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破之斬
梁剖角棺傳首京師皇甫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

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嘗飯故所嚮輒捷

南陽黃巾餘黨更以超弘爲帥衆十餘萬據宛城朱儁圍之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曰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斬弘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乞降諸將欲聽忠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

千古不易之論

海○內○一○統○惟○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而○更○開○逆○
意○使○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
因○急○攻○不○克○登○土○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
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
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
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
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
斬○之○

張溫將兵十餘萬屯美陽與邊章韓遂戰輒不利

十一月董卓等攻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煥追之參軍事孫堅說煥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煥不從章遂反斷煥運道煥懼棄輜重而退溫又使董卓討羌卓糧絕乃於所度水中僞立堰以捕魚而潛從堰下過軍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溫以詔書召卓良久乃至溫責讓之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

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卓輕上無禮一罪也沮軍疑衆二罪也受任無功應召稽留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竟敗

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王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涼州刺史耿鄙率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傳燮謂鄙曰使君執政日淺民未知

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謂我去，羣爭勢離。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不從行，至狄道，別駕反應賊殺球及鄙鄙司馬馬勝，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寇掠三輔，圍陳倉。以皇甫嵩爲左將軍討國。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

擊之全勝之道。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疲敝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窮寇易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

武備志卷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三國一

三國之事，大半在漢獻時，稱三國者，猶春秋戰國之不稱周也。其分帝仍存獻焉。終之以蜀漢二主，所以大一統也。其蜀亡後事數條，亦附入之，以三國之本末也。其他各隨時，而一以紀年爲主。元之事則特標焉，成其夷也。

此時袁術有名
亡氣

孫堅起兵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卒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日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軍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

徙治正
是扼北
來路爲
第一要

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
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
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
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
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
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
舉義兵以誅暴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
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

爲○患○今○焚○燒○官○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
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
成○臯○至○滎○陽○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
中○馬○亦○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曰○天○下○可○無○洪○不○
可○無○君○遂○夜○遁○還○酸○棗○諸○軍○十○餘○萬○口○置○酒○高○會○
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將○聽○吾○計○使○渤○
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
塞○輶○轅○大○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
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

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屯河內

初何進遣張楊募兵并州會進敗於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於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

有遜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馥與戰不利會
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諲郭圖
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
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爲將
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諲因說馥舉冀州
以讓紹馥性恇怯然諲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
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居仰我鼻息譬
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欲
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

卽韓信
登壇孔
明出處
數語乃
操圖霸
之本也
焉得不
刻木而
哭之

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袁紹自出拒公孫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

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衝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
至數十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大敗瓚軍斬其將
嚴綱追至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
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
然賊軍無輜重唯以抄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
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
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
果爲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

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官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乘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爲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往攻陶謙。所過殘滅。還擊破劉備於郟東。謙恐欲走歸丹陽。會張邈叛。

操、操乃引還。初，邈少時好游俠，袁紹及操皆與之善。及紹爲盟主，有驕色，邈正議責紹，紹怒，使操殺之。操不聽，而邈終不自安。前九江守邊讓，素有才名，操以其譏議已而殺之。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懼。陳宮剛直壯烈，內亦自疑，乃與邈弟超共謀叛。操說邈曰：「今天下分崩，雄傑並起，君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豪，而反受制於人，不亦鄙乎？」今州軍東征，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於前，若權迎之，共牧兖州，觀天下形勢以俟。

官力
科舉可
縱橫一
時

時事之變，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邈從之，遂迎布爲
兗州牧，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守夏
候惇於濮陽，布遂據濮陽。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
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布同謀，貢求見或，或將往。惇
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
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
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
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
唯鄆城范東阿不動。降者言官欲自將取東阿，又

使汎疑取范、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籠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流涕許之、遂殺汎、疑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

相擊時
亦有略

亭津宮不得渡，至東阿，令棗祗已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與韋將應募者進當之，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曰：「十步。」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操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

人不可
以無佐
良之鎬
印昱之
留家俱
也

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釋之操突
火而出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餘日糧盡各引去
操還鄆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
鄴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
濟也將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
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
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操
乃止

此語更
妙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一舉而布可破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謙雖死，徐州

九妙

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數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隱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分兵平

朱治乃
關吳弟
一功臣
人不聞
也

諸縣布東犇劉備張邈從之留弟超守雍丘布見
備甚尊敬之請備於帳中坐婦牀上令婦向拜酌
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而內不
悅

孫堅舊將丹陽朱治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
取江東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舅討橫江橫
江拔因拔本上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
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
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

得江
之本

騎數十匹行收兵北至歷陽衆五六千周瑜自丹陽將兵迎之助以資糧進攻橫江拔之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於曲阿繇兵敗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樂從軍者一身行伍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彊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

要着

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術表策行，殄
寇將軍策將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
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
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旣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
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
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
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
軍也。」策笑，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
自稱領都督，自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

廬江太守劉勲理皖城，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實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羊觸藩，其在茲乎？勲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策果襲廬江，拔之，勲窮。

蹇遂奔曹操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爲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選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魏定鼎
紫關

中平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桑椹，袁術取給蒲羸棗。祇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爲也。紹繁禮，

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故不懾。公糾之以猛，而上下有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兄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遜，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爲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爲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饑寒，卹念之，形於

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衆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亦曰不

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
紹東侵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溪是我獨以充豫
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
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強今若撫以恩德
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
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
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
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
遣子入侍

袁術遣使以稱帝告呂布，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陳珪恐徐揚合從爲難，未已，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贊國政，將軍直與協策共存，大計今與術結婚，必受不義之名，將有壘卵之危矣。」布亦怨術，初不已受也。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其使，梟首許市。珪欲使子登詣曹操，布固不肯，會詔以布爲左將軍，操復遣布手書，深加慰納，布大喜，卽遣登奉章謝恩，并答操書。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卽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

古今一
智人也

高陵太守令陰合部衆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
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几曰卿父勸吾協同曹
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顯重但爲
卿所賣耳登不爲動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
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噬人公曰不如卿
言譬如養鷹饑則依人飽卽颺去其言如此布意
乃解袁術遣其大將張勳等與韓暹楊奉步騎數
萬七道攻布布懼不敵珪曰暹奉與術卒合之師
耳謀無素定不能相維子登策之比於連雞勢不

俱棲立可離也。布用珪策，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拔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今奈何與袁術同爲賊乎？不如相與并力破術，爲國除害。且許以術軍資悉與之。」暹奉大喜。布進軍，暹奉兵同時叫呼，並到勳營，勳等散走，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泰山賊帥臧霸破莒，得其資實。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曰：「將軍威名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克，豈不損耶？」布不從。霸等拒之，無獲而還。

操豈愚
人何自
愚也

紹之敗
失此
着耳

荀攸曰張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
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之可誘而致
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張繡於穰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於已者欲移天子自
近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濕雒陽殘破宜徙都鄆城
以就軍實操拒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
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
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而亡卒
有以豐謀白操者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

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
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
受敵。操乃夜鑿險，偽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
夾攻，大破之。他日或問其故，操曰：「虜過吾歸師而
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賈詡止之，
繡不聽。敗還，詡登城謂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
從之。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兵，而公
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卒，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
也？」詡曰：「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

之多也士

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
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
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
必○勝○也○繡○乃○服○

呂布復與袁術通遣高順張遼攻劉備九月破沛
城虜備妻子備单身走曹操欲自擊布諸將皆曰
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
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
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曰善比行泰山屯帥臧霸等皆附於布操與劉
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擊
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攻感著泗水中十
月操屠彭城廣陵太守陳登率郡兵爲操先驅進
至下邳布屢戰皆敗還保城不敢出欲降陳宮曰
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
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
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
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宮與高順素不和必不同

心共守，如有蹉跌，將軍當於何自立乎？且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全城，損妻子，孤軍遠出，若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爲將軍妻哉？布乃止。張楊素與布善，欲救之，不能，乃出兵遙爲之勢。十一月，楊將楊醜殺楊以應操，別將眭固復殺醜，將其衆北合袁紹。楊性仁和，無威刑，下人謀反發覺，對之涕泣，輒原不問，故及於難。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

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
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
城月餘布益困迫十一月大將魏續等共執陳宮
高順率其衆降布登白門樓兵縛之急布令左右
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

袁紹益驕貢御稀簡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
許沮授諫曰近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
可動也宜務農息民遣使獻捷若不得通乃表曹
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

繕脩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處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強衆以伐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配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况兵加曹操而聞無名且以公今日之強

將士思奮，不及時以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監軍之計，在於持守，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紹乃分授所統，使與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許下諸將聞紹南兵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使臧霸等入青州，于禁屯河上。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

關中諸將以袁曹方爭，皆中立顧望。涼州牧韋端使從事楊阜詣許、阜還，諸將問袁曹勝敗。阜曰：「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曹公有雄才遠略，決機無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必能濟大事者。操使御史衛覲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引於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今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

貧弱不能與爭、兵家迭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
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
其直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
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留治
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強本弱
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